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 3.0 版即将推出,不仅能为科研人员画出“学术肖像”,还能对人才进行评估

“按图索智”实现精准引才

■本报记者 沈淑彦

前不久,上海某知名大学想引进一位教授,可此人在发表文章数量和影响力上都不突出,学校请来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为其“把脉”。几天后,平台给出评估报告,建议“引进”。理由是尽管此人在论文上不抢眼,但他与多位全球顶尖专家均有合作,而且已在国内外申请专利 100 多件,与此次该校新建的偏应用类学科正好适应。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今年年底将推出 3.0 版本。这一版本的人才平台不仅可以为科研人员画出“学术肖像”,还能对产业界的人才以及创业类人才进行评估。

不久前,科技部网站公布消息,我国人才评价、学科评价标准将有较大改变,不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然而,对与人才打交道的一线部门来说,如何客观评价人才?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成为参照项之一,筛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且为人才与机构之间精准匹配。

用知识图谱方式描摹科技人才“学术肖像”

如果说,以前看人才档案看到的是一张证件照,那么,在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上,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学术肖像”。构成“学术肖像”的知识图谱所显示的不仅有“肖像主角”

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呈现出“肖像主角”在学术圈中的“生活”。

在平台系统中输入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名字,几秒钟后,一张知识图谱随之产生。网络中心圈是赵东元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按照他所有论文的提及频次高低排序。围绕着研究关键词的圈代表赵东元的合作对象。可以看到赵东元的合作者中,H 指数(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的混合量化指标)大于 100 的合作者有 12 位,如果加上需获得过重量级奖项这一条件,合作者的数量精简到 4 位。

“通过知识图谱的关联和展示,可以看出哪些专家是真正的小同行,也可以在项目评审时,有意识地规避掉那些相互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学者。”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负责人、上海市科技人才发展中心副主任朱悦说。

为了画出更清晰的“学术肖像”,平台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扩充数据,并不断地将数据精准化。

继今年年初平台升级至 2.0 版本后,年底 3.0 版本也即将上线。新版本囊括全球超过 30 万名专家,特别是新增 5 万名产业人才。他们又建成了一个包含 9 个层级、60 万个词的科技词库,基本实现了学科名词全覆盖。

不同的人才必须匹配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自去

年 7 月上线并逐渐充实人才数据后,开始尝试为人才“打分”。平台建设方参考了世界最大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爱思唯尔”的考评体系,通过高被引文章、总发文数、H 指数、FWCI 指数等评价人才,结果发现,不同行业之间的评价标尺差别很大。

如果采用“爱思唯尔”的学术评价标准,很多高层次产业人才都会被遗漏。因为像谷歌“初级围棋”(AlphaGo)的创造者哈萨比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这类全球闻名的产业界人才的发文数都很少,H 指数也很低,他们在这一评价中根本算不上优秀;上海本土的优秀产业人才寒武纪首席执行官陈天石、誉生生物医药创始人陈维等也算不上杰出人才。

“在评价产业型人才时,看从业经历、专利数量和经手项目金额可能更能看出这个人的水平。”朱悦说。为此,平台详细分析了各领域人才的关键指标,建立了包含 40 个各层级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它打造了一套智能人才打分系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人才从此有了不同的打分标准。

最近,一位有过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经历的科研人员也因其特殊的履职经历,得到评价权重增加,并在人才项目的评审中得到了认可。据悉,这套打分系统已为近 2000 位人才打分,其评价结果与专家评审结果高度吻合。不久的将来,一套适合创业型人才的评价模型也将出炉。

平台正在成为沪上人才筛选的“第一道关”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之前,必须回答好一个问题——哪些是当今世界顶尖人工智能专家?这个问题被交给了平台。几天后,一份 200 多位专家的名单被送到大会组委会,它覆盖了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专家吴恩达、李飞飞,还有不那么有名的依图科技创始人朱珑(师从国际计算机视觉会议主席艾伦·尤尔),最终邀请来的嘉宾与名单的吻合率高达 80%。

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想面向全球招募一位首席科学家,也先来平台“打样”,把各种条件输入系统,该平台什么样的人,研究所已经心中有数。

这个平台也使得那些造假者无所遁形。今年,一位市级重点人才计划的申报者在平台上被发现,他提供的部分发文机构与本人履历经历不符,提交的多项发明专利也不在其名下。平台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市委组织部,如果一查实,此人将再难入选任何人才奖励计划。

“如果说 2.0 版本只是做了人才平台的一半——汇聚起顶尖专家的数据库的话,3.0 版本已经做到了把合适的人才推荐给合适的岗位上,实现精准引才。”朱悦说。据悉,平台还将不断自我迭代,通过数据再挖掘,为各大科研机构和企业精准推荐人才,乃至全球揽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发布横跨 45 年的人群血脂研究,中国人总胆固醇水平“一路往上跑”

吃得太好让身体“吃不消”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一项横跨 45 年上海健康人群血脂水平的五次随机抽样调查工作,凝聚了几代科学家的心血,其结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 40 年,物质丰裕了,但我们很可能吃得太好了!日前,9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教授陈灏珠发布了《上海人群血脂水平变化 (1973-2018)》报告。

在日前举办的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心血管高峰论坛上,陈灏珠院士介绍这一报告时披露:中国人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标水平在过去 40 多年里“一路往上跑”,有些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相应的疾病风险与疾病负担都在飙升,针对性的防治策略有必要提上日程。

2010 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对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做了疾病负担相关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高胆固醇血症导致的死亡有 200 万人之多。

我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这份横跨 45 年的报告显示,到 2017-2018 年上海地区 20 岁以上成年人的总胆固醇平均水平达到 192mg/dl,已与美国人群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陈灏珠院士在美国动脉粥样硬化会议上报告我们当时的血脂水平,结果欧美专家都质疑,我们的血脂水平监测是否正确——为何那么低!”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金雪娟副研究员感慨,当时就有观点认为是中国人“吃得太苦了”,但如今,我们的人群血脂水平快速上升,已经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新问题。

与总胆固醇水平一同飙升的,还有甘油三酯水平,上海人群目前的甘油三酯的成人几何均数已超过美国。在

1973-2018 年的 45 年中,上海男性的甘油三酯水平增加了接近 1 倍,女性增加了 56%。

该报告还发现,我国的高胆固醇所致的死亡率在增加,从 1990 年的每 10 万个中 25 个,发展到 2017 年的每 10 万 60 人,增加了 2.4 倍。

该报告对比研究发现,过去 20 多年中,由高胆固醇所致疾病的负担,原本处于高位负担的美国、西欧一直在往下跑,提示负担在减轻;日本几乎是一条“地平线”——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低位。

而我国原本处于低位,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缓慢增加。其中两个“剪刀差”值得重视:2003 年跟日本交叉了,随后的 10 年左右,跟美国交叉了。换言之,欧美、日本负担在下降,而我们的疾病负担在飞速上升,心血管相关疾病以及由此引发的死亡风险都在增加。

陈灏珠称,这个横跨 45 年、每隔约 10 年一次,对上海健康人群血脂水平做的研究提示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由代谢性疾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病风险在提升,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了“井喷”,临床上需要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冠状动脉内科学治疗的病人数量大大增加。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血液脂肪的变化。这使得专家应该重视预防和治疗的措施。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比如认为有些血液里的脂肪并不坏,还有好处,也有观点提出“把坏蛋变好”。但是,围绕这些观点,还没有定论。

陈灏珠希望,这项围绕人群血脂水平变化趋势的相关研究,可以提供作为预防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根据,让更多学科联手提出有针对性的早防早治策略。

“做医生就是要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白发老中医寒冬站立问诊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陈豪) 上海近期气温持续走低,但日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却发生暖心一幕:一位白头发的老中医在寒风中站立着给病人问诊。车内的病人是一位高龄老人,而如此“出诊”的医生自己也已年近八旬。

怎么回事?原来当天清晨,龙华医院吴银根教授如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诊室开诊。刚坐下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跑了进来,急切地问道:“吴教授,我家有位长期卧床的 84 岁老人,现在还留着尿管。今天我们虽然带他来医院看病,但他实在无法上楼到诊室。不好意思,能不能请吴教授您下楼到我们车上帮忙看一下呢?”

男子话音刚落,吴银根教授便毫不犹豫,跟着家属下楼来到车旁。

吴银根教授年近八旬,寒冷冬日清晨,他站在车旁,弯腰仔细询问病情,并查看舌脉,同时安抚患者。患者右下肺占位伴不张,两肺大量炎症,伴右侧大量胸水。目前,患者的鼻饲管还在留置中,胸闷憋气,不能行动,稍动即喘,胃纳差,大便三日不解,

张腿难忍。患者在外院检查治疗至今,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治疗无效,经家属多方打听,今天特地来医院求助吴银根教授。

了解病情后,吴银根教授上楼回到诊室查看患者的资料和 CT 片,结合四诊给予中药汤剂,并嘱咐患者家属注意事项和复诊时间。家属连连道谢。但是,老先生却很淡然,他对医生说:“做医生,就是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据了解,吴银根教授从医、从教五十余年,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经验传承班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吴银根工作室成立于 2003 年,2006 年成为上海市名中医工作室,2013 年成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吴银根始终用行动诠释着“胸怀百姓、薪火传承、志存高远、大医精诚”的医学人文精神。2003 年“非典”期间,吴银根教授担任上海中医专家组组长,深入一线,指导抢救。此后,他一直担任上海防治呼吸传染病中医专家组组长,指导防治工作。

上海国华酒业高价收购老茅台酒

高价回收各种陈年名酒:各种纪念茅台、老茅台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特曲、国窖 1573,上海酒厂熊猫特曲、大曲等,骨酒、洋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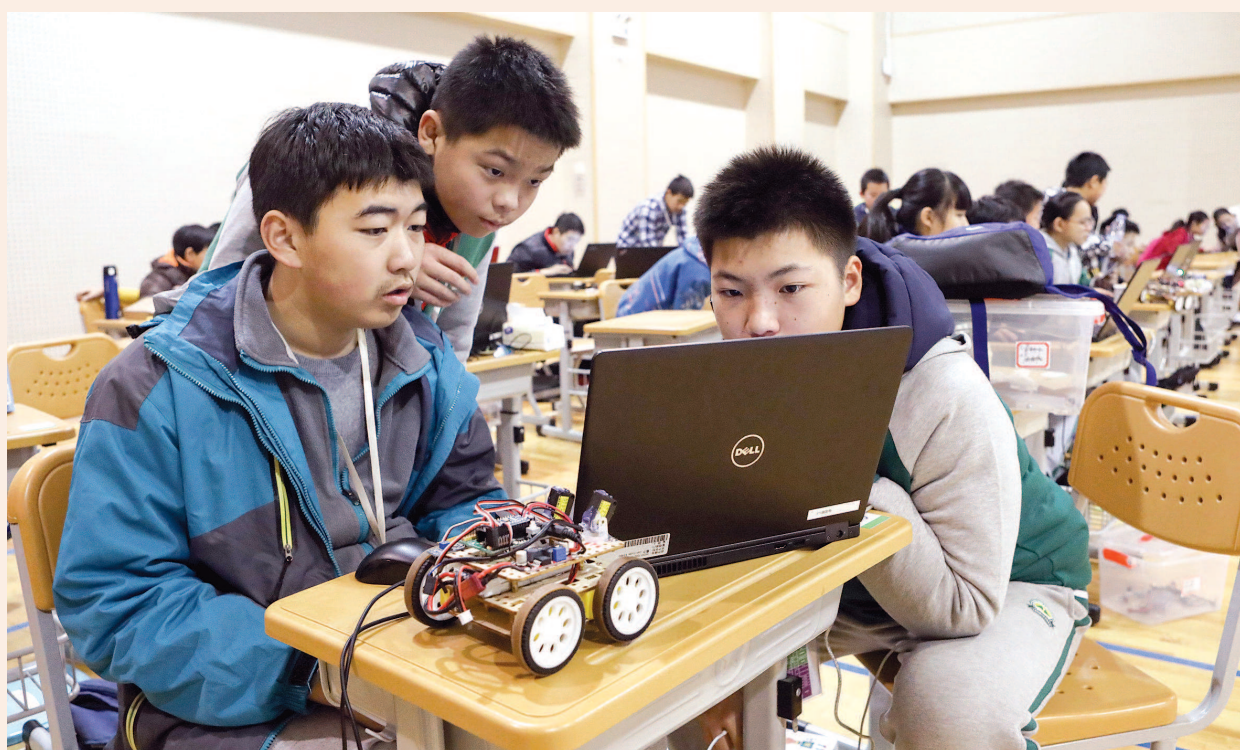
2018-2009年茅台	1700-3000元/瓶	1989-1986年茅台	1.8万-2万元/瓶
2008-2000年茅台	3000-5500元/瓶	1985-1980年茅台	2.2万-3万元/瓶
1999-1996年茅台	6000-1万元/瓶	1979-1970年茅台	3.5万-60万元/瓶
1995-1990年茅台	1万-1.7万元/瓶	1969-1950年茅台	面议

朱先生电话: 13681772699 12月25-2019年1月2日

①静安区延安中路1111号延安饭店二楼216室(茅台文化馆),地铁2、7号线静安寺9号出口斜对面150米到。公交71、45、113、824、830路华山山路延安中路站向前200米。(机会难得,今年最后一次收购)

②杨浦区锦西路89号(国华名酒收藏馆)鞍山路口,地铁8号线鞍山新村站1号出口、10号线同济大学站

③杨浦区本溪路169号车站牌前,地铁8号线江浦站下,公交713、6、80、14路到。上海国华酒业有限公司 广告



师生牵手STEMx 创新领航新时代

由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华东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机器人学会、上海大学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联合主办,普陀区教育委员会协办的“第五届上海青少年 STEMx 实践展示交流活动”日前在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中部举行。科技小达人自己动手,组装赛车、编写程序并完成规定比赛项目的展示,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死亡教育”是我们每个人都缺失的一堂课

用最暖的光照亮逝者远行的路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张鹏 李晨琰

站在 2018 年岁末谈生死,别有趣味。因为这一年,我们送走了不少人——霍金、王丹凤、单田芳、李咏、金庸、程开甲、二月河……死亡,总是让人畏惧,但每一次送别,对生者来说,何尝不是一次“死亡教育”——一门在多数人生命中缺失的“课程”。

“死亡本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我们人为赋予了它意义,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死观,其实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态。”正如每天都在直面生死的医生们所说,当我们谈论生死观时,其实是在说“向往而生”。当你坦然面对死亡,就会发现:死亡原来不一定是冰冷的、黑白的,它也可以是温暖的、彩色的。

我们谈生死,是在谈如何好好活

近日,《奇葩说》选手邱晨自曝患癌,却打开了“死亡教育”的话匣子。她说,死亡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她想在余下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去做多更有意义的事情。霍金生前也曾说过:“当一个人面临早逝的危险时,就会体验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不知死,焉知生。”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许啸声近年来的深刻体悟。第一次受邀“谈生死”是在一年前,许啸声拿到的题目就四个字——“向往而生”。邀请方告诉他,分享会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举行。结果,那天来的不止有医学生,还有闻讯赶来的市民。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少年时代,在舅舅的病床旁。“舅舅因重症乙肝去世,母亲对我说,以后你要当医生,这样可

以救很多像舅舅一样的人。”许啸声记住了母亲的话。两年后,外公又因白血病去世。父亲告诉他,如果以后当医生,要守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高考时,许啸声选择学医。对于生死的理解,是在工作多年之后慢慢升华。

“我们的教育会教大家如何热爱生命,却很少提及如何面对死亡。”许啸声感到,生活中很多人的困惑,其实都源于“死亡教育”这节课的缺失。他遇见过在太太床榻边搭地铺的丈夫,生命终点的守候灿烂超过繁星;他遇见过主动捐献遗体的患者,求生欲望极强的眼神背后,有着无法形容的宁静与释怀。

“听过最撕心裂肺的恸哭,才知道来日方长,其实并没有那么长。”许啸声总是不忘与人分享:当我们谈生死,其实是在谈珍惜,谈善良,谈爱的升华,谈责任,谈如何好好活。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医院是死亡教育最深刻的场所,医务人员直面了太多生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滨至今记得第一次面对病患死亡时的场景:“患者就在我面前死去,看着他身旁的家属嚎啕大哭,我也忍不住流泪了。”病患无法接受死亡,家属无法接受亲人离世,也有大量医生不知如何与病患沟通死亡……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医院上演。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成文武的记忆中,因得知自己患癌而被吓死的患者不在少数。“有位司机机被确诊为肝癌,他只听进去了‘肝癌’两个字,完全无心了解治疗方案,不到一周便离世了。”成文武惋惜不已,“其实,他原本是有活下去的机会的。”

2004 年,成文武前往美国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培训,在那里他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肿瘤治疗模式:医生、病人、家属、社工围坐在一起谈病情进展,治疗方案,也谈到治疗的最坏结果——死亡,以及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我非常震撼,因为死亡在我们国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由此,成文武也愈加明白,生死教育是多么必要和可贵。他说,这是教人如何在明知自己终将死亡时,更好地珍惜短暂的生命。

“面对晚期肿瘤患者,再好的医生能做的努力也不多。”成文武说,如何将病患在死亡前的满意度、舒适度提高,如何让家属安然接受患者的死亡,都是生死教育所要关注的。

令成文武难以忘怀的,是几年前的一位晚期肺癌患者。60 岁上下的年纪,年轻时吃过不少苦,终于到了安享晚年时却遭遇不幸。她的丈夫想不通,家缠万贯为何买不来妻子的性命。

“我每天和他们谈心,还将她的女儿、女婿从国外喊回国。”成文武坚持了 45 天,每天“谈心”三小时。终于,在患者去世前几天,他们想通了。“爱人在侧,儿孙膝前,患者走得安详。”成文武说,这是生死教育最好的结果。

跟孩子说死亡,可以是一件彩色的事

从小到大,我们对于死亡的印象是冰冷的、黑白的,是心电图监测仪上的那几道直线,是医生下达的“死亡通知”,是开给家属的四联单。但其实,死亡也可以是彩色的,只是在东方世界里,这样的叙述确实少见。

关于死亡,作家史铁生前曾说:“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都会到来的事,一个必然降临

的节日。”

“在我死前,我想要……”上海市控江中学心理教师林婧婧,在“面对死亡——恩宠与勇气”主题班会课堂上,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结果,学生们的“遗愿清单”写满了一黑板:“我想周游世界”“我想养一只小狗”“我想陪伴着父母,听听他们和我成长的故事”……

五年前,林婧婧成为控江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开始探索校园里的死亡教育。在她看来,死亡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是教育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生命一部分,死亡赋予了生的阶段以价值。这块黑板如同一面镜子,将一道光折射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与自己内心的坦然相对,让每个人都去反省,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林婧婧也会邀请学生为自己写墓志铭,一位擅长数学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墓志铭是一副复杂而精美的迷宫图。

越来越多年轻父母认为,死亡不再是亲子谈话间的禁忌话题。在上海市三灶学校,家委会组织“妈妈故事团”,用绘本故事与孩子聊死亡。绘本讲述活动发起者、该校语文老师富士英说:“由此,孩子们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感,也更懂得父母养育的不易。”

在国外,一些中小学生会和老师家长的陪伴下走进殡仪馆,临终关怀机构,握住弥留之际老人的手,向他们表达安慰,送上真挚的祝福。去年,一部描绘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的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更是向观者传递出一个信息:死亡可以是彩色的,可以是温暖——既然死亡是一个客观存在,何不用最暖的光照亮逝者远行的路。

“回忆总是向后,生活总是向前,在这前后的拉扯之间,是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多年后的今天,许啸声这样与人分享。